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胡浚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一百二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鶡冠子之言

眞隱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龐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絶漢書道家鶡冠子一篇

鶡冠子博選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

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

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儁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

道有稽德有據人主不聞要故耑與運撓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號弗去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文禮之野

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而不為非時動而不茍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為造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絶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

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為定情也

環流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

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已謂之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

成此道之用法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
功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萬物皆
來屬法貴如言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
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强非與法離故亡法
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
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也挈
已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
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

所不施無所不及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也故所謂道者無已者也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萬物取業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故東西南北之道踹然其為分等也隂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醎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賢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空之謂一無不備之謂道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不刺則不成霧氣故相利相害也類故相成相敗

也積往生跂工以爲師積毒成藥工以爲醫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近迭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

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

見合所不見葢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强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焉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

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責則却却則說者羞其弱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國被伸創其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刺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鄙過謀從計易濫首不足蓋以累重滅門殘疾族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大乎哉夫弗知

之害悲乎哉其禍之所極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令大國之君不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噫意為模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令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檢而斷於己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己之身

乎主知不明以貴為道以意為法牽時誑世迺下蔽上使事兩乖養非長失以靜為擾以安為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后知命亡龎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書從甲子成史李官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龎子曰得奉嚴教受業

有間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王鈇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奪與天地存久絶無倫齊殊異之物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

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為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龎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徧照反與天地總故能為天下計明於蚤識逢臼不惑存亡之祥

安危之稽龎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上不可以載累其足也其最高而不植局者未之有也辯於人情究物之理稱於天地廢置不殆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生物無害為之父母無所躝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要於言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専喜怒不增其兵不武樹以為俗其化出此龎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也日術

者要而易行也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
邑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
有司四里為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五鄉為縣
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
夫退修其屬縣嗇夫退修其鄉鄉師退修其扁扁長退
修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
處相察出入相司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者言善
少者言敬旦夕相薰薌以此慈孝之務若有所移徙去

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竊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而不趣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扁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

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
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郡大夫不以時循行教
誨受聞雖實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
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
之綵政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時合地害百姓
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
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中央調以五音正以六
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

地始於朔四時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罰不如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綰大

而不苙天子中正使者敢易言尊盆區域使利逌下敝

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

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利而不取利運而不

取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而維張地廣而

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

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三則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

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死者不怨人得所欲國無變

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伏其辜不得創謚事從一二

終古不勃彼計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長則同友遊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弔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僁諜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軍能横行誅伐而莫之敢禦禦故其刑設

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失道則
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
亡功倍本滅德之則故為之不朽之國定位牢祭使鬼
神亶曰增規不圓盂矩不方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
可持唯此可將將者養吉釋者不祥墠以全犧正以齋
明四時享之祀以家王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
以璽正諸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耳目不營用心不分
不見異物而遷捐私去毒鉤於内哲固於所守更始逾

新上元為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具招士此先結之後入弗解此知極之至也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成至孫一靈羽理符日循功弗敢敗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敢廢樓剬與旱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錮不駿后得入廟惑爽不嗣謂之焚祖命冒世禮嗣弗引奉常弗內靈不食祀家王不

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民心不徙與天合則萬年一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𡚁故能疇合四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而莫敢効增免聞者傳譯來歸其義莫能易其俗移其教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内帝之法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正之術也不待士史

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咎未聞不與道德究而能以為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道惡則禍及其身尚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百父母子且未易領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丘第之業域不出著居不連垝而曰成鳩氏周闔四

海為一家夷貉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乎鶡冠子曰虎
狼殺人烏蒼從上螾蛾從下聚之六者異類然同時俱
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
耳何故不可乎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
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列地分民亦
尚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
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
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蹈蹈奚又

以疑聖人高大内揣深淺逺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復息矣與天地相蔽至今尚在以鉦面逹行冝乎哉成鳩之萬八千嵗也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

天權

挈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巳之明是也獨化終始隨能序致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浮懸天地之明委命相鬲謂之時通而鬲謂之道連萬物領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知宇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足也知德故無不

安也知道故無不聽也知物故無不然也知一而不知
道故未能裹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
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
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
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
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
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翶翔而
成其容牛馬墜馬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

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幙隱於帷薄哉周乎弗見之謂蔽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鬲故莫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得無來詳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

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
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
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兹而之惑
也惑故疾視愈亂惇而易方兵有符而道有驗備必豫
具慮必蚤定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
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無事不舉招搖在
上繕者作下取法於天四時求象春用蒼龍夏用赤鳥
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

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竝起而獨成烏乘隨隨駒蜚垂鞦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將以明數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悲乎夫蔽象鬲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一者寡愛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

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
釋約解剌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説適計險歷越踰
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跂衆人求絶絽遠難之在前
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要領天下而無疏則遠
乎敵國之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
不總類類生之耀名之所在究賢能之變極蕭楯之元
謂之無方之傳著乎無封之宇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
用兵外不能充其功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

極地地極天天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其權音也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瞽無素之衆陸溺溺人故能往來竇決獨金而不連絶道之紀亂天之文干音之謂違物之情

天之不綱其咎燥凶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常聖博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章以禍福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驁能天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軼玄眇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觀乎孰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絶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

以無疵保然獨至傳未有之將然領無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量往來而廢興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

鬼神奚與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

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大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苓巒堙谿橐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埶而弗索於察埶者其專而在已者也察者其

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至一易
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
俞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
相戾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
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
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正辭者惠物者也聖人
知其所立立者能効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明
諭外内後能定人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

乎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澹波而不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儁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

學問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

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隂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大小愚智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爲而

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捆不知所之彼心為主則内將使外内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夫離道非數不可以闕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劃心體表衛裏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

如是冥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絶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

繹史卷一百二十八

繹史卷一百二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韓咎幾瑟爭立

戰國策宣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内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内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韓非子韓宣王問於

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武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

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韓非子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

於以誠借人也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
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為德
戰國策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
王弗聽蘇代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朋之反
也嘗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
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齊令周最使鄭
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
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

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絶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説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

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

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顔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顔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謂公叔

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韓非子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

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

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

成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

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幸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

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角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

史記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

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

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

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

戰國策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内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

無韓必隂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隂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内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繹史卷一百二十九

繹史卷一百三十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列國難周

戰國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顔率顔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顔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

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顔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顔率至齊謂齊王曰周頼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顔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顔率曰敝

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

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寛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楚兵在山南伍得將為楚王屬怨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

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伍得無効也王必罪之

史記秦借道兩周之閒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猒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絶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

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

戰國策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

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

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史記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

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
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
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鋭士死中士傷而晉不
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
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絶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
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
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
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弒

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也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為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秦破華陽約馬

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戰國策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

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横行於周矣　宫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

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兵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帝王世紀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以避之名曰逃債臺雒陽南宮簃臺是也

史記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

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鋭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𢡉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吕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絶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法言周之

順掀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
執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

繹史卷一百三十

繹史卷一百三十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楚懷王客死于秦

史記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

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懐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

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

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黄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

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

於陵子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産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構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辜而輕重之然殷湯臧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千而靡悔焉翊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之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為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氾吾餘涯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譏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蝸為螻蟻所笑也○雖近世擬託亦小品之佳者

秦昭王八年

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眜○楚懷王二十八年秦昭王六年也此本紀作八年誤

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持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絶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

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篇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𠤎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戰國策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强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

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

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史記秦昭王九年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缺○按年表昭王七年取楚襄城殺景缺八年取楚八城楚王來因留之與楚世家合此紀作九年誤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

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幷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絶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

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

戰國策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

孟嘗君為從公

釜丘　二十年王與齊王會于韓○薛侯蓋孟嘗君也於此時合從伐秦矣

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

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

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呂覽同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

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孰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

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鋭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趙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

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孰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孰慮之也不如急發重

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

國之遮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王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

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鋭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鋭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

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强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

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

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邉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諸篇辭旨皆同必一時之言齊策云陳軫合三晉疑諸策皆軫說也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于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怒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

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絶齊絶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絶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

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史記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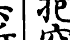
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而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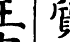
戰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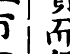
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名公子他而問焉王名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韓

非子
同

史記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





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横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横元年秦要懐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懐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懐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懐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

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
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戰國策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
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
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
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
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
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

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

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强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

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

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新書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

乘周名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此與史乘異

戰國策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

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决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

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

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
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
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
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
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
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
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
因馳强齊而為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

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

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
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
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
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
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故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
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
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
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據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王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此蓋策士虛設之辭不足深辯

史記頃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

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繹史卷一百三十一